

## 生活随笔

## 2026,时间的脚步……

文/李晓

时间的秒针,它似铁锤,一锤一锤把过去砸进了荒野泥泞之中,它又以水流、以风吹、以云走、以光照、以离弦之箭的方式,穿过我的身体,穿过属于我的2026年,栖息在时间的原野上。

老院子栖息在我柔软的心房,它泛出时间的古铜色,治愈着我莫名的焦虑情绪。

在城里的宋哥,有一个属于他的老院子,树影婆娑,苔藓漫漫。老院子里的宋哥,面色红润,步履轻盈。有天,我去宋哥的老院子,只见一只黑猫趴在屋顶上打瞌睡,簌簌落叶在院子里的天井上空盘旋。8年前,宋哥在离城70多公里以外的深山中,觅得这一家乡下老院。于是,他把那个老院匠心改造,携裹着漫漫风尘的老宅院,就此重焕生机,成了他和宋嫂在乡下的妥妥身心之地。

每一个老院子,都有它的精神面相。宋哥那个老院子,遍布凛凛黑漆般的杉木,一眼望去,心中有天地之间的肃穆。一年之中,我总要去宋哥的老院子好几次。遇到春日里的朦胧烟雨,老院子里的青瓦如等着墨的宣纸铺开,屋上生起袅袅雨烟,我凝视着院中谦卑的依依垂柳,心境宽阔柔和。冬天去老院子吃柴火鸡,雪下了整整一夜,清晨就开始在一个老鼎罐里炖肉,是我在老院子里享受到的待遇。

2026,我要时常去宋哥这样的老院子走一走,住一住,寂静山野里的老院子,沁入肺腑的清新空气,足够让我回到城里后,仍能回味这份清爽。我有时真想从网络里的社交平台抽身,没有刷屏的干扰与焦虑,去老院子里重拾发黄旧信读一读,去老院子里把那些曾草草翻阅的书静下心来好好读完,在书里遇见情投意合的心灵,遇见不可与外人道的幽微感受。在老院子后边山岩中,有一个巨大山洞,我要一个人去那里坐一坐,看那苍苍亿万年的山岩,想起一个词叫地老天荒,人这一生,真如天地间渺渺一沙鸥。

这些年我接触了不少美食和吃货,一个能稳稳把握自己口福的人,大抵都是豁达阳光之人。人声鼎沸的酒家很少让我流连,倒是市井街巷里的小馆子,柔柔地抚慰着我的肠胃。深巷美食,暗藏在那些毫不起眼的小馆子里。小馆子里的大门、墙壁、地板、桌椅上,都有着岁月的浸透。小馆子里整日飘忽游荡的油烟味,就是世俗人生的滋味。

去年秋天,我在城里一个僻静角落里转悠,奇迹般遇到老城区一家叫“胖大妈”的蹄花馆,当年小馆子的主人是一个身材肥胖的老太太,食客们都叫她“胖大妈”。“胖大妈”总是笑眯眯的面相,慈祥安宁,我觉得,她就是县城平民生活里那个每天呼唤“孩子回家吃饭”的母亲代言人。“胖大妈”炖的蹄花汤,在炉子里一般要炖好几个小时。一碗雪白如乳汁的蹄花汤盛在青花瓷碗里,汤里漂浮着细碎葱花,炖得软软的猪蹄子,用筷子轻轻翻转,骨肉相连的雪白中夹着一层粉嫩的红,那是瘦肉部分。把软烂的猪蹄夹入嘴里,卷动舌头与之亲昵拥抱,还没等牙齿前来相助,从骨头上滑落的肉早已顺着喉咙下了肚,再喝一口蹄花芸豆汤,舒服的感觉漫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

而今,那家专卖猪蹄花的小馆子主人,是“胖大妈”年近60岁的小儿子。那天我去馆子里重温一碗乳白的蹄花汤后,起身去拥抱了“胖大妈”的小儿子。我告诉他,我是当年这家小馆子的常客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说,他现在也不缺钱了,把这馆子重新开起来,一是告慰去世的母亲,二是把当年那些老食客们找回来。

2026,让我做一次闲云野鹤的漫游,去寻找那些旧日美味的小馆子,城里的,古镇老街上的,沿着一条虚线与实线与它们久别重逢。小馆子里那些旧日食物的味道,也有着时间发酵蒸腾出的人生百味。

光阴的日程里,牵引我步履的还有城里的老巷子,老巷子刻着城市的年轮,是城市隆起的皱纹,是旧衣物上打的补丁;还有老店铺,那里卖着针头线脑,可以供养着一个人一生的日常需要,让我懂得,这世间的所有营生,是相互照应与彼此成全,那些谋生的手艺人,与一条街、一条巷的命运,紧密地渗透在一起;还有群山里一家老工厂的遗址,老工厂的厂房早已在荒草杂蔓中塌陷,但我在那里还恍若听见车间里锻造机器零件的声响,浮现铁水奔流与钢花四溅的场景,让我看见旧日天幕的徐徐滑落中,劳动是其中最深入的部分,老工业时代的浓烟,让一代人的记忆,飘得绵长,成为云朵里的一部分。

2026,这些时间里的脚步,在我的脚底、心房蔓延成根须,让我的生命之树,汲取更充沛的生长力量。



## 都市心情

## 一场雪 重塑大地山川

文/风凝

一场雪,乘风破空而来,以铺天盖地之势宣告着冬的威严与浪漫。

雪花奔赴人间,每一片都饱含脉脉深情。它们从天而降,洋洋洒洒,空灵、曼妙,而又肆无忌惮。它们用自己的方式,为世人呈现一场盛大的视觉盛宴。

雪中漫步,妙趣横生。平整的雪地留下了一串串歪歪斜斜的足迹,竹叶、梅花、枫叶、月牙,小动物的足迹拼凑成画。人类的足迹,为这幅画盖上了厚重的印章。不知走了多久,蓦然回首,足迹由深而浅,慢慢消失不见。你会恍然发觉,自己竟从青丝走到了白发。而后,摇身一变,又成了活蹦乱跳的小雪人儿。幸福与快乐,在这一刻具象化了。

一夜之间,雪花便重塑了这个世界。

山峰没了棱角,河水不再流动,天地万物都在大雪的怀抱中失去了原本的模样。

放眼望去,许多事物的线条变得圆润而柔和,像被匠人精心打磨过一般。大地、山川、田野、村庄,被风雪勾勒成一幅波澜壮阔又意蕴悠远的水墨丹青。松塔上、柏枝上,开出了圣洁的雪花,一团团,一簇簇,如一个个小绒球,蓬松而纯净。村庄上空,缕缕炊烟裹着人间烟火的气息,袅袅升入云端,成了这幅画卷中灵动而又温情的一笔。

倘若够幸运,你还会邂逅不畏寒风冷雪的小生命。几只留鸟疾速掠过,清脆的鸣叫打破了周围的静寂。一只小花猫被一条大黄狗撵上树,嗖地一下,抖落几片雪花。松鼠、野兔,一闪而过,动作之敏捷,不容你细观。

回想中学时代,大雪过膝。当时开学在即,道路却完全被积雪掩埋,车辆无法通行。我们一家人开启了一场“负重越野”:扛行李,拎衣物,背书包,每行一步都充满了挑战。一只脚深陷雪中,另一只脚费力地从雪地中拔出,再艰难地向前迈进。三叔走在最前面,像草原上的头狼或沙漠里的领头驼,为我们开辟出一条路。他每迈出一大步,身后就会留下一个深深的雪窝。我们紧随其后,踩在这个大雪窝里,想要滑倒都很难。就这样,5公里,小半天,安全抵达。

这段大雪过膝的开学之旅,成了我生命中最特别的一场体验。每每提及,心中总是涌起一股暖流。

长大后,在大雪后远行。玉树琼枝,美得不可方物。大道两旁,许多树木被压弯了腰。有人拉着树枝,用力下蹲,再迅速松手。树枝弹起,雪花纷飞,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

来到大海之滨,船只被大雪覆盖得严严实实,静静地眠在码头,仿佛沉睡在光阴里的古老传说。只是少了一袭红衣,一壶烈酒。脚下传出“咯吱,咯吱”的声响,会让人产生一种空谷足音的错觉。这声音会让你浮想联翩,将自己跌落进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想象,穿越回那些摇桨采莲、打鱼收网的慢时光。

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雪,不仅重塑了大地山川,也修补了我们内心的荒芜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